■图片故事

良心的拷问

□张达明 文/图

多年前的一个早上，天还不亮，大伯就起床在厨房忙碌开来，不一会他叫我起床，说："吃饱饭，咱们好赶路！"

之前，我对大伯说过，我没去过城里，听说那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东西，大伯于是前一天做出决定，说要带我去。

月亮还挂在天际，大伯和我往镇上的汽车站赶。大伯患有侏儒症，个子很矮，4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。所有的侄儿中，他和我最亲，也一直让我晚上给他做伴。

那时，我们那地方还常有野狼出没，大伯让我走在前面，他跟在后面，还不停地给我讲笑话壮胆。在经过一个废弃的桃树园时，我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想解手。大伯叮嘱我："快进去吧，我在外面守着你。"

解完手，即将离开桃园时，我忽然感觉脖子后面有呼呼的热气，接着就有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搭到了我肩上，我心一惊，当即反应过来："大伯，快来呀，狼要吃我！"

大伯以为我在开玩笑，还嗔怪着："这孩子，耍性还这么大！"

在我大喊的当儿，野狼的爪子已死死掐住我脖子，我几乎窒息，声嘶力竭地喊："大伯，快救我！"

大伯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赶紧迈开两条粗短的腿跑过来："孩子别怕，我来救你！"说着，他操起地上一根棍子，趔趄着冲过来，照着野狼狠狠抡下去，可惜第一棍打偏了。野狼突遭袭击，松开了我，"呼"地一下扑向大伯。大伯太矮了，他顿时被扑倒在地，野狼狠狠咬住了他的脖子，像摇拨浪鼓似的把大伯猛烈地摇晃着，我吓得大哭，不知所措。大伯费劲地对我喊："快，用棍子打狼的头！"

他那时可能是太慌张了，竟忘了自己曾告诉我的：狼的头部很硬，它真正的"软肋"是腰部。我慌乱中按照大伯的吩咐，颤抖着手，对着狼的头部击打起来。可惜我的力气太小，对狼根本构不成威胁。在我的击打下，狼虽然松开了大伯的脖子，转而咬大伯的脸，顿时，大伯的脸上就血肉模糊了。

我也不知哪根神经突然起了作用，竟想起了大伯教我的知识，抡起木棍，用尽平生的力气，对准狼的腰部猛打。狼终于松开了大伯，跑到十几米远的地方虎视眈眈地站着。我赶紧把大伯扶起来，只见他捂着脸，痛苦地呻吟。在暗淡的月光下，我见大伯的左脸凹了下去，再看野狼嘴里还衔着一大块血糊糊的皮肉，我顿时明白了。

大伯艰难地站起来，有气无力地说："把棍子给我，看我今天不把那祸害给收拾了！"说着夺过棍子就向野狼奔去，野狼大概看出眼前这个人要跟它拼命，猛地掉头跑掉。

此时，大伯再也支持不住，一个趔趄扑倒在地。

大伯的命是保住了，却失去了左脸。他伤好之后，我每次见他那张脸，就觉得很恐怖，晚上再也不敢给他做伴了。大伯心里明白，也就不再奢望。但他每做了好饭菜，仍不忘给我送来。

大伯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得异常衰老了，常常独自坐在门前的石头上，两眼无神地望着一个地方，往往会一坐一整天。天黑时，才带着失落的心情，回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小屋。

我长大后有了工作，便把父母接过去住，临走时，父母和我商量：能不能把你大伯一起接走？我十分为难地对父母说："他那张吓人的脸，单位的人见了会怎样看我？"

父母也不再强求，对我说："我们去你那儿住，家里的房子空下来，就让你大伯搬来住吧，看他那房子破成啥样子了！"我同意了。

大伯住在我家，有次我回家去看他，他显得异常高兴，问我："你想吃点啥，我去给你做。"看着他那张怪异的脸，我赶紧撒谎："这几天我闹胃病，什么也不想吃，你就别麻烦了。"大伯的脸立马黯淡了下去……

听到大伯去世的消息，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中午本村人来告诉我的。我问他大伯得的什么病，那人说，什么病也没得，是被几只羊绊死的。

怎么可能？我惊诧。那人说，你大伯年纪大了，身边没人照顾，也没什么收入，就买了几只羊放。那天早上，他大概是拉着羊准备去地里放，刚走到大门口，就被羊缰绳缠住了脚，几只羊用力往前跑，他不但没解开缠在脚上的绳子，反而被重重地绊倒在水泥地上，头部着地，被人发现时，早就没气了。

我惊得半晌说不出话，和父母急忙赶回家，大伯已静静地躺在床上了。我见状，扑倒在大伯身上号啕大哭。

送走了大伯，我的良心无时不在经受拷问。也许，这辈子，我都要在良心的拷问中度过了。

■书海掠影

文学大家的"痴气"

□马海霞 文/图

《红楼梦》里的宝玉有"呆傻"气，但他毕竟是曹雪芹小说里的人物，现实生活中的文学大家们也有"呆傻"的一面。

杨绛眼里的钱钟书就是个有"痴气"之人，他总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。中学时，穿皮鞋仍然不分左右乱穿，穿衣服也前后颠倒。小时候喜欢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，放下帐门，披着一条被单，自言自语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在牛津时，他见杨绛睡着了，就饱蘸浓墨，要不是杨绛及时醒来，定会被他画个大花脸。后来他给杨绛画了一幅肖像，还在上面添上眼镜和胡子，才会过瘾。不仅杨绛，就连他的女儿小时候，他也会在大热天女儿熟睡时，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。

在上海的时候，他多余的"痴气"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、孙儿孙女和自己女儿阿圆身上。这一串孩子常在一起玩。有些语言在"不文明"或"臭"的边缘上，他们很懂事似地注意避忌。钱钟书却变着法儿，或做手势，或用切口，诱他们说出来，然后赖他们说"坏话"。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、打呀，闹个没完。他虽然挨了围攻，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。他逗女儿玩，每天临睡在她的被窝里埋置"地雷"，埋得一层深入一层，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、镜子、刷子，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，恨不得把扫帚、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埋进去，等女儿惊叫，他得意大乐。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，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。钱钟书乐此不疲。

钱钟书的"痴气"也怪别致的。他很认真地跟杨绛说："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说不定比阿圆好，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，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。"

梁实秋这位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，也有他"呆傻"可爱的一面。一次一位沉默寡言的朋友来看他，嘴边绽出微笑，他有意要考验一下他的定力，看他能沉默多久，于是梁实秋打破了他的习惯，也守口如瓶。二人默对，不交一语，壁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特别响。梁实秋忍耐不住，打开一包香烟递过去，他便一支接一支地抽了起来，吧嗒吧嗒之声可闻。梁实秋又献上一杯茶，他便一口一口地呷，左右顾盼，意态萧然。等到茶尽三碗，烟罄过半，主人并未欠身，客人兴起告辞，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。

著名的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、民族学家吴文藻的呆气也时常流露。他把冰心的照片摆在自己书桌上，答应冰心每天都要看一眼。一天，冰心偷偷把阮玲玉的照片换进相框，过了几天，发现吴文藻并未发觉，就提醒说，你看桌子上的照片是谁的？吴文藻看后，边笑边换相片说，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？

有一次，冰心让吴文藻上街为孩子买"萨其马"的点心，孩子小，说不全名字，一般只说"马"，谁知吴文藻进了点心铺，也对营业员说是要买"马"。冰心有时也逗一下这个"傻姑爷"，一日，他俩站在丁香树前，吴文藻问冰心，这是什么花？冰心故意说，这是香丁。谁知吴文藻听后郑重点头，重复说，哦，香丁。

或许正是这些所谓的"呆傻"气，才让这些大家在拥有不俗常人的大灵性之外，永葆童心，彰显了可爱的凡人一面。

■家庭相册

母亲的头发

□贺宽叶 文/图

大半天了，母亲的心口一直微温，大姐和弟弟一遍遍用手去试探，总以为母亲会突然翻身醒过来，去给我们做饭或者给孙辈做棉衣。母亲穿着寿衣——她这辈子穿过的最昂贵的衣服——躺在屋外间的木板上，我们姊妹六人围拢着坐在她身边的稻草里。以前这样围拢着母亲，是她在灶前摊煎饼，摊下一个，卷起来，一撕两半，一头给儿子，另一头给闺女。母亲一直厚待儿子，却也不漠视闺女。

大姐拿梳子给母亲细细梳理头发，我给母亲剪下一小缕，花白、干枯、无光泽，收在羽绒服内里的口袋中。

我从不记得母亲年轻时候的模样，因为家事操劳，印象里好像刚一见母亲，她就已然有了老态。可我却清晰记得母亲的头发。母亲的辫子黝黑乌亮，有韧性，手腕般粗细，垂下来及腰。夏天的时候，母亲蹲在月台下洗头发，我提一壶温水，瀑布一般缓缓浇到她头上，水花四溅，阳光打过来，形成小小的彩虹。

三个姐姐也遗传了母亲的基因，都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好头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母亲和三个姐姐的辫子都没了，都成了短头发，原来是剪掉辫子卖到村供销社换钱了。剪了辫子的母亲和我的两位婶子拍了这张照片(母亲居中)，时间大约是1979年的夏末秋初。

那是9月，学校开学的日子，也是缴学费的日子。家里还买了一小簸箕干巴鱼，也是母亲和姐姐们的辫子换来的，我和哥哥嘴馋贪吃躺着了，咳嗽了半夜，还是拿她们卖辫子换来的钱买了止咳药水才睡了个安稳觉。

母亲头发浓密，母亲的心思比头发更细更密。

我每次从城里回到乡下老家，晚上都在母亲床下搭个地铺，娘儿俩唠嗑说话，一直到深夜，有时候一直到天亮。

母亲唠叨的都是些琐琐碎碎的小事，每一件她都妥妥记在心上。庄里乡亲，七大姑八大姨，六个儿女六个家庭，家里的每一件事情，她都落不下、忘不掉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无穷无尽的小事耗干了她的心血，母亲的头发慢慢变得花白干枯，开始缕缕脱落，稀稀疏疏露出了头皮。

母亲再也不能留长头发了。

母亲病倒了，那年她六十八岁。

在医院的一个月，中间病危一次，抢救了一整天，死神擦肩而过。母亲乱蓬蓬花白的头发遮掩着前额和半边苍白的脸，手无力地低垂在床边，呼吸急促、眼神迷离，仿佛随时都会闭上永远不再张开。病情稍有好转，母亲立刻就叫姐姐给她擦脸擦头发。母亲这么在乎头发，是不是心里一直记念着她的头发带给孩子们的欢乐和享受。我不敢去问，只是去猜测。

母亲那缕花白的头发我一直保存了许多年。装在一个透明的小长条塑料袋子里，做书签用。书，看了一本又一本；时间，过去了一年又一年，一晃十年。十年来搬家两次，书籍舍旧纳新，夹着母亲头发的那本书再也找不到了。

十年来梦见过母亲多次，仍旧是乌黑浓密油亮的大辫子，莫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，母亲依然在用她的长发给子女积攒欢乐和享受，我想，一定是的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